

普世主义视阈中的“合性论”：对圣济利录基督论思想再诠释

谭泽民

(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100081·北京市)

摘要： 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思想是“非加采东教派”的东方教会与“加采东教派”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普世主义的对话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议题，是双方分裂十多个世纪以来实现神学和解、重新走向联合的思想基础。本文在考察核心词汇“本性”与“本体”的含义和用法之后，将详细介绍“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的神学内涵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分，旨在分析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合性论”思想中实现神学和解的原因，而在最后部分，本文将探索性地探讨“合性论”基督论对于汉语神学建设的启发及意义。

关键词： “合一本性”、“合一本体”、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汉语神学

作者： 谭泽民，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电子邮件：tan_zemin@163.com。电话：8618872780107

序言

在20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中，“东方正统教会”⁽¹⁾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以下简称“东方教会”) 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之间举行了多次非官方、官方的对话会议和频繁的访问交流，⁽²⁾ 结束了双方自加采东大公会议以来长达十多个世纪的分离与隔阂。在对话交流过程中，源自亚历山大圣济利录 (Cyril of Alexandria’376-444) 的 *Miaphysitism* (合性论)⁽³⁾ 思想，成为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之间神学讨论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议题。在1964年丹麦奥尔胡斯举行的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第一次非官方会议发布的《共同宣言》中，开宗明义写道：“在我们共同研究的加采东大公会议中，被我们共同的在基督内的教父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所使用的众所周知的格言：*mia physis (or mia hypostasis) tou Theou logou searkomene* (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或合一本体]) 是我们讨论的中心。我们发现，在基督论教义的本质，我们是一致的。尽管双方使用了不同的词汇，但可以看到相同的真理被表达。”⁽⁴⁾ 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或合一本体)”思想是非加采东教派的东方教会与加采东教派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神学对话的核心议题，是双方实现神学和解、重新趋向合一的关键所在。

过往学术界已经对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一本性”或“合一本体”思想做过详细的研究和考察，它们总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主流的研究认为在圣济利录的思想中 *Physis*

(1) “东方正统教会”，也被称为“非加采东教派”，指不接受451年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的基督教会，主要包括亚历山大的科普特正教会、安提阿的叙利亚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埃塞俄比亚正统一教会、厄立特里亚正统一教会和印度正叙利亚教会，在传统基督教叙事中常被称为“一性论”教会。

(2) 些非官方会议，如1964年丹麦的奥尔胡斯会议、1967年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会议、1970年瑞士日内瓦会议和1971年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一些官方会议，如1985年瑞士日内瓦尚贝西 (Chambesey) 会议、1989年埃及圣皮索伊修道院 (Abba Bishop Monastery) 会议，以及1990年和1993年在瑞士日内瓦尚贝西的另外两次会议。

(3) 本文将 *Mia* 翻译为“合一”，以区别于“一性论” (Monophysitism) 中的 *Monos* “唯一、单一”和英语翻译中的 *One* “一个”。

(4) “First Unofficial Consultation Agreed Statement,”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Orthodox Dialogue, 1998), 48.

(本性)、Hypostasis (本体) 与 Person (位格) 在含义和用法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一些代表人物, 如约翰·麦克埃尼 (John I. McEnerney), 他在翻译圣济利录的书信时强调, 对亚历山大圣济利录来说, Hypostasis、Physis 与 Person 表达了相同的含义, 指同一个个体;⁽⁵⁾ 又如克里斯托弗·比利 (Christopher Beeley), 他认为, “事实上, 圣济利录涉及到的基督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是混淆的, 因为他没有做术语的区分, 例如在本体中 (in hypostasis) 的合一与在本性中 (in nature) 的合一 (或者两者) ……”⁽⁶⁾; 再如约翰·麦古特 (John MuGuckin), 在名著《亚历山大圣济利录与奈斯多利的辩论》中, 他写道: “在《写给奈斯多利的第三封信》中, 他 (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 将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称为 Natural union (本性合一)。”⁽⁷⁾; 还如诺曼·拉塞尔 (Norman Russell), 他认为对圣济利录来说,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是真实的和位格的 (Personal)。⁽⁸⁾ 上述的研究之所以认为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在使用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与 Natural union (本性合一) 时没有做细致的区分, 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已有的研究受到卡帕多细亚教父 (Cappadocian Fathers) 研究和加采东神学的影响。我们知道, 加采东大公会议之后, 加采东神学倾向于将本体 (Hypostasis) 和位格 (Person) 视为同义词, 并将两者之间同义性的表达归于卡帕多细亚教父。而亚历山大圣济利录被认为在词汇的含义和用法上完全遵循了卡帕多细亚教父, 因而, 在表达道成肉身时圣济利录常用的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与 Natural union (本性合一) 自然被认为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其二, 另外一种非主流的研究出自东方教会, 主张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思想中核心词汇的含义和用法存在明显的区分。代表人物是亚美尼亚教会的神学家格里戈良 (Khachik Grigoryan), 他在翻译8世纪亚美尼亚教会神学家塔玛曼奇 (Khosrovik Targmanich) 的《教义集》(Dogmatic Writings)⁽⁹⁾ 时发现, 早在8世纪, 当亚美尼亚教会从加采东教派转向非加采东教派时, 已经对亚历山大圣济利录思想中的 Ousia (本质)、Physis (本性)、Hypostasis (本体) 和 Person (位格) 做了严格的区分, 认为它们并不是同义词。⁽¹⁰⁾ 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直接影响着对亚历山大圣济利录 “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 (或合一本体)” 思想的理解。如果我们认为圣济利录没有做术语的区分, 常常就会倾向于认为他思想中的 Hypostatic 与加采东大公会议中的 Person 是同义词或属于同一个层次, 从而得出圣济利录的基督论思想较为混淆的结论。但事实上, 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作品中,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与 Natural union (本性合一) 不应该被等同, 其中 Natural union (本性合一) 只有通过 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才能得以表达。对于亚历山大圣济利录思想中核心词汇用法的这种判断, 除了上述8世纪亚美尼亚教会神学家塔玛曼奇留下的证据之外, 在另一个东方教会中也能找到间接的证据。由于埃塞俄比亚教会在教制上长期隶属于亚历山大教会 (科普特教会), 且受到加采东大公会议神学辩论影响较小, 因而完整继承了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神学思想。在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吉兹语 (Ge'ez) 中, 表达 “本性” 含义的 ባሕርይ (Baharey) 与表达 “本体”、“位格” 含义的 አካል (Akal) 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区分, 其中 አካል (Akala) 被认为是 ባሕርይ (Baharey) 的外在表现。⁽¹¹⁾

(5)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note 12, 84.

(6) Christopher Beeley, *The Unity of Christ: Continuity and Conflict in Patristic Tra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60.

(7) John MuGuckin, *Saint Cyril of Alexandria and the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Theology, and Texts* (Crestwood,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4), note 66, 212.

(8) Norman Russell, *Cyril of Alexandria.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42.

(9) Khosrovik Targmanich, *Dogmatic Writings*, trans. and ed., by Khachik Grigoryan, *Dogmatic Writings: Armenian original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Yerevan: Ankyunacar, Vestigia, 2019).

(10) Ibid., pp.23-111.

(11) Mebratu Kiros Gebru, *Miaphysite Christology: An Ethiopian Perspective* (Gorgias Press, 2010), 48-51.

鉴于此, 我们认为, 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常用的核心术语Hypostatic union (本体合一) 与Natural union (本性合一) 应该被区分地理解, 二者应该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 并同时表达在耶稣基督这一位格之内, 这是他基督论思想的基础。因而, 本文通过对核心词汇Hypostasis (本体) 与Physis (本性) 的辨析, 来考察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或合一本体)”的含义, 并探索这样的区分对理解加采东神学带来的影响, 及其对汉语神学建设的启发。

本文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详细考察“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或合一本体)”中两个核心词汇Hypostasis (本体) 与Physis (本性) 的含义, 明确两者的区分。其次, 具体分析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合性论”思想的内涵, 本文认为Mia physis (合一本性) 与Mia hypostasis (合一本体) 共同构成了圣济利录对圣言道成肉身事件的解释。再次, 考察普世合一运动中东方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合性论”中实现神学和解的原因, 本文认为“合性论”思想能够深化对“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的理解。而最后, 本文将探索性地探讨“合性论”基督论对于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意义。本文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合性论”思想有益于汉语神学建设: 一是“合性论”基督论作为参照, 在深化对东叙利亚教会、景教教义理解的同时, 是汉语神学建设中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序曲”之一; 二是“合性论”思想能够深化和丰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一、“合性论”基督论的基本术语

首先, Hypostasis (ὑπόστασις, 自立体、自立性、本体、位格) 一词, 在词源上由ὑπό (Hypo, underneath, 在下面) 和στάσις (stasis, standing, 支撑、立着) 组成, 本文将其翻译为“本体”,⁽¹²⁾ 一般而言, 指处于某物最基础层面的独立个体。⁽¹³⁾ Hypostasis与古典时期希腊哲学中的Hypokeimenon是同义词, 到希腊化时代才开始流行, 随后逐渐被引入到基督教神学之中, 后来经过奥力振 (Origen, 182/5-251) 的发展, 到卡帕多细亚教父时期逐渐定型, 用于表达天主一个本质 (Ousia) 和三个本体 (Hypostasis) 关系中的“本体”。⁽¹⁴⁾ 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基本上继承了卡帕多细亚教父的用法。⁽¹⁵⁾ 但一方面, 除了三位一体关系中的“本体”外, 圣济利录还用Hypostasis指人的“本体”。更重要的是, 在具体的含义上, 圣济利录思想中的Hypostasis更倾向于表达还未被启示、还未被定义的“本体”, 与已经被启示、已经被定义的“位格” (Person) 存在细微的差异, 二者不能等同。亚历山大圣济利录从

(12) 在汉语中Hypostasis有多种翻译。有被译为“自立体”、“自立性”, 见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自立性” Zilixing [Hypostasis], 《神学辞典(增修版)》Shenxue Cidian (Zengxiuban) [Theology Dictionary]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12), 328-331。有时被译为“位格”, 见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位格” Weige [Person], 《神学辞典(增修版)》, Shenxue Cidian (Zengxiuban) [Theology Dictionary]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12), 392。有时被翻译为“本体”, 见章学富Zhang Xuefu, “Ousia、Homoousia和Hypostasis——论奥立金三一神学的希腊文化本质” Ousia、Homoousia He Hypostasis——Lun Origen Sanyi Shenxue De Xilaha Benzhi [Ousia□Homoousia and Hypostasis□The Greek Nature in Origen's Trinitarian Theory], 《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Hanyu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18, (香港Hongkong: 道风书社Daofeng Shushe [Logos & Pneuma Press], 2002秋), 180。本文为了区别于Person (位格), 将其译为“本体”。

(13)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自立性” Zilixing [Hypostasis], 《神学辞典(增修版)》Shenxue Cidian (Zengxiuban) [Theology Dictionary]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12), 329。

(14) Hypostasis一词含义与用法的演变, 见章学富Zhang Xuefu, “Ousia、Homoousia和Hypostasis——论奥立金三一神学的希腊文化本质” Ousia、Homoousia He Hypostasis——Lun Origen Sanyi Shenxue De Xilaha Benzhi [Ousia、Homoousia and Hypostasis: The Greek Nature in Origen's Trinitarian Theory], 《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Hanyu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18, (香港Hongkong: 道风书社Daofeng Shushe [Logos & Pneuma Press], 2002秋), 179-203。

(15) Hans van Loon, *The Dyophysite Christology of Cyril of Alexandri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14.

未使用过两个“位格”或“位格合一”(Personal union)的表达。Hypostasis及其变形词是圣济利录著作中的高频词汇,常见表达,如“独生子是天主父自己的本体”、“身体帮助去使一个人的本体完整”、“天主父自己本体的言”、“圣言通过本体地联合到他自己的肉身”等。

其次,Physis(φύσις)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Phyein(发展、生产、发挥),指使某一存在物之所以为其特性的动力与原则,汉语语境中将其翻译为“本性”、“性体”。⁽¹⁶⁾在神学中,与Hypostasis复杂的渊源相比,Physis的含义和用法在早期并不存在太多分歧。奥力振对Physis的使用几乎奠定了教父时代Physis用法的基础,他多次使用Physis表示基督拥有双重本性。如在《约翰福音评注》中,他说“基督在本性上被视为天主父的智慧、力量”⁽¹⁷⁾、“基督的人性从来没有逃出我们的注意”⁽¹⁸⁾等。亚历山大圣济利录也基本沿用了这种用法。在表达“天主性”时,他更强调天主圣三的同一种本性。例如他说:“天主在本性上是一,天主父、圣子、圣神都存在于各自实际的存在之中,而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天主父、圣子、圣神而发生。”⁽¹⁹⁾我们看到,在这里“本性”与“本体”相分离的原则十分清楚。而“人性”主要指圣言道成肉身,如在《约翰福音评注》中,他写道“圣言从天降下,采取他自己的人性”⁽²⁰⁾。除了上述这种双重用法之外,在圣济利录思想中,Physis另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是“合一本性”,用于表达在基督内“天主性”与“人性”成为“合一本性”的状态,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出现较为频繁。例如在433年与安提阿教会和解后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因此,我们说两个本性联合……但是联合之后,因为现在两个的区分被废除了,我们相信仅存在合一本性。”⁽²¹⁾

然而,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思想中,Hypostasis与Physis具体应该如何区分呢?我们看到,早在8世纪亚美尼亚教会中,神学家塔玛曼奇(Khosrovik Targmanich)⁽²²⁾就已经详细考察过圣济利录思想中Hypostasis与Physis在含义和用法上的细微差异。在他看来,圣济利录思想中的Physis侧重“种类”、“物种”、“种”的概念,强调“整体”,而Hypostasis侧重“个体”,两个词都是对圣言道成肉身事件的解释,但属于不同的层次。⁽²³⁾换句话说,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看来,“本体”属于亚里士多德第一实体的范畴,而“本性”属于第二实体的范畴。因而,当圣济利录使用Hypostatic union(本体合一)与Natural union(本性合一)时,两者表达的绝不是相同的含义。然而,不幸的是,已有诸多研究一致认为,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思想中“本性”与“本体”、“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是同义词或表达了相同的含义。

(16)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Physis”, 《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典》Jiduzongjiao Waiyu Hanyu Shenxue Cidia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ity], <https://www.ccccn.org/book/html/162/9639.html>. 2022.05.01.

(17)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 I, 107, trans. and ed., by Ronald E. Heine,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9), 56.

(18) Ibid, p.72.

(19) Cyril of Alexandria, *Five Tomes against Nestorius*, trans. and eds., by Members of the English Church, *S. Cyril, Archbishop of Alexandria: Five Tomes against Nestorius: Scholia on the Incarnation: Christ is One: Fragments against Diodore of Tarsus, Theodore of Mopsuestia, the Synousiasts*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8), 127-128.

(20) Cyril of Alexandri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John*, 2:11, trans. and ed., by David R. Maxwell, *Cyril of Alexandri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John*, Vol I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13), 91.

(21) Cyril of Alexandria, *A Letter of the same to Acac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162.

(22) 726年,为了澄清教会的信仰,亚美尼亚教会与叙利亚教会在今天土耳其的曼齐克特召开了曼齐克特会议(Manazkert Council),会议正式确认亚美尼亚教会的信仰遵循了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基督论。而塔玛曼奇(Khosrovik Targmanich)被认为是当时亚美尼亚教会主教Hovhan Odzneti的助手,在会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亚美尼亚教会将塔玛曼奇视为8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和教义学家之一。

(23) Khosrovik Targmanich在*Dogmatic Writings*的第一章中详细考察了亚历山大圣济利录思想中Ousia、Hypostasis、Physis和Person的不同用法与内涵,亚美尼亚学者Khachik Grigoryan在*Dogmatic Writings: Armenian original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的序言中也有详细的分析和介绍。见Khosrovik Targmanich, *Dogmatic Writings*, trans. and ed., by Khachik Grigoryan, *Dogmatic Writings: Armenian original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Yerevan: Ankyunacar, Vestigia, 2019), 13, 23-111.

我们看到，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思想中，Hypostasis与Physis在含义和用法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精准把握，才是深刻理解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合性论”思想的关键。

二、“合性论”基督论的基本内涵

首先，“合一本性”即“本性合一”。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思想中，“天主性”与“人性”共同参与圣言道成肉身的过程。例如在《致奈斯多利的第二封信》中，圣济利录写道：“为了我们的缘故和为了我们的救赎，他（圣子）本体地联合了一个人性到他自己的本性中，并从一个女人出生。”⁽²⁴⁾；同样在《致奈斯多利的第三封信》中，他说：“我们说肉身没有被改变为天主性，不可言喻的天主性也没有进入人性。”⁽²⁵⁾而在圣济利录看来，“天主性”与“人性”经过圣言道成肉身后，成为“合一本性”。如前所述，他清楚地写道：“因此，我们说两个本性联合……但是联合之后，因为现在两个的区分被废除了，我们相信仅存在合一本性。”⁽²⁶⁾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另外的书信，圣济利录写道：“奈斯多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圣言的本性是一个本性，肉身的本性是另一个，他用两个本性表明肉身与圣言的不同，但他不像我们一样承认本性联合。我们认为承认本性的联合就是承认一个基督及天主子及主，最后我们承认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²⁷⁾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圣济利录看来，“天主性”与“人性”在经过道成肉身后联合为“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合一本性”。因而，我们说，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思想中，“合一本性”即是两个本性合一。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性合一”并不是说“天主性”与“人性”会混淆或者改变，这一点不同于狭义的“一性论”。在一封书信中，圣济利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写道：“就像我说的那样，在他道成肉身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他的两个本性以一种不可分离的联合结合在一起，没有混淆、没有改变。即使他的肉身成为天主的肉身，他的肉身仍然是肉身而不是神；同样地，即使圣言根据救恩工程让肉身成为自己的肉身，圣言仍然是天主而不是肉身。”⁽²⁸⁾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在此清楚地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圣言道成肉身后是“合一本性”，因而两个本性没有分离、没有分隔；二是在“合一本性”中“天主性”与“人性”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属性，因而两个本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而这种两个本性关系的表述，如圣济利录自己所言，是“不可言喻、难以被理性所理解的”。但我们看到，圣济利录清楚地表达了“合一本性”不仅不是一个本性、单一本性的狭义“一性论”，而且与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坚持的“两性论”也具有内在一致性。

其次，“合一本体”即“本体合一”。如果对“本体”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思想中表达的含义没有准确的把握，他的“本体合一”是很难被理解的，因为“本体合一”也意味着两个本体，这不仅容易与“本性合一”相混响，而且与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中的“一个位格”（One Person）看似存在着矛盾或差异。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本体”虽然指“独立个体”，但它指的是“在下面”的“支撑、立着”，表达的是将要被启示、还未被定义的状态。因而，圣济利录思想中“本体合一”更多是在

(24) Cyril of Alexandria, *Second Letter to Nestor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40.

(25) Cyril of Alexandria, *Third Letter to Nestor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83.

(26) Cyril of Alexandria, *A Letter of the same to Acac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162.

(27) Cyril of Alexandria, *A Memorandum to Eulog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186.

(28) Cyril of Alexandria, *A Letter to Succens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193.

逻辑层面表达。我们看亚历山大圣济利录自己关于“本体合一”的表述。在《致奈斯多利的第二封信》中，他写道：“我们说，圣言按照本体和具有理性灵魂的肉体结合为一的时候，便以无可言喻、无法激悟的方式成为人，被称为人子。”⁽²⁹⁾稍晚的书信中也有：“它（身体）是灵魂自己的身体，帮助去使一个人的本体完整。”⁽³⁰⁾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圣济利录的逻辑中，两个本体一个是“圣言”，另一个是“肉身”，且这个“肉身”带有完整的“理性灵魂”。然而，在圣济利录看来，这两个本体经过道成肉身联合为“合一本体”。这在他著名的“十二绝罚”中有清楚的表达。如第2条绝罚中他写道：“谁若不宣布，出自天主的圣言，按着本体与肉身结合了，且不宣布：基督和自己的肉身是一个，即同样的他同时是天主也是人；那么，这样的人，则应予以绝罚。”⁽³¹⁾接着第3条：“谁若在一个基督内，将两个本体在结合之后又分开，说他们只是按照尊严或权柄或主权结合的，而不是按照性体方面结合的；那么，这样的人，应予以绝罚。”⁽³²⁾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看来，两个本体联合后是“在一个基督内”不可分开的本体，即“合一本体”，他十分强调这个本体不能被分离。我们看到，对圣济利录来说，虽然他使用两个本体，但两个本体都是还为被启示、还未被定义的状态，而当圣言道成肉身后，只有不能被分离的“合一本体”，而此时这个已经被启示和定义的“合一本体”才能说与“位格”（Person）相关。如果说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中严格规定了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那么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则十分强调在逻辑层面这“一个位格”形成的动态过程。

最后，“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共同解释道成肉身事件。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常将“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关联使用，也或许正是这种原因，不少研究认为在圣济利录的思想中两者表达了相同的含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一些原文，在《致奈斯多利的第二封信》中，他写道：“为了我们的缘故和为了我们的救赎，他（圣子）本地地联合了一个人性到他自己的本性中，并从一个女人出生。在这行动中，据说他是从肉身出的。”⁽³³⁾在《驳斥狄奥多莱：为十二绝罚辩护》⁽³⁴⁾的书信中，他更清楚地写道：“结果是，我们相信本体的合一，我们相信圣言成为人并道成肉身，因此，我们恰当地称这种合一为本性的。”⁽³⁵⁾“然后，当他（狄奥多莱）听到我们说合一是本性的，也就是说它是真实的、没有变化的，并且本体的合一完全没有被混淆时，他试图扭曲我所说的意思，以至于看起来被错误地表达了”⁽³⁶⁾。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将“本体的合一”称为“本性的”，而圣言“本地地联合了一个人性到他自己的本性中”。这说明，在圣济利录看来，“本体的合一”是“本性的”，而“本性的合

(29) 此处由作者提供翻译，但参照了《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的内容。见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致奈斯多利的第二封信”Cyril of Alexandria Zhi Nestorius De Dierfenxin [Second Letter to Nestorius]·《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Gongjiaohui Zhi Xinyang Yu Lunli Jiaoyi Xuanji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rebus fidei et morum]（台北Taipei：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2013）·122；亦见Cyril of Alexandria, *Second Letter to Nestor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39.

(30) Cyril of Alexandria, *A Letter to Valerian*,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214.

(31) 此处由作者提供翻译，但参照了《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的内容。见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致奈斯多利的第三封信”Cyril of Alexandria Zhi Nestorius De Disanfexin [Third Letter to Nestorius]·《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Gongjiaohui Zhi Xinyang Yu Lunli Jiaoyi Xuanji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rebus fidei et morum]（台北Taipei：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2013）·128；亦见Cyril of Alexandria, *Third Letter to Nestor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90.

(32) 同上·Ibid.

(33) Cyril of Alexandria, *Second Letter to Nestorius*, in *St. Cyril of Alexandria: Letter 1-50*, trans. and ed., by John I. McEner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7), 40.

(34) 这封信写于厄弗所大公会议前夕，旨在为《致奈斯多利的第三封信》中的十二绝罚辩护，随后在厄弗所大公会议上公开被宣读。

(35) Cyril of Alexandria, *A Defense of the Twelve Anathema against Theodoret*, trans. and ed., by Daniel King, *St. Cyril of Alexandria: Three Christological Treatises*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4), 98.

(36) Ibid. p.98.

——“本体地”实现，“本性合一”通过“本体合一”得以表达。在圣济利录看来，“本体合一”与“本性合一”都指圣言道成肉身事件，但两者存在细微的差异，至少不能被等同或混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思想中，“合一本体”侧重第一实体层面的联合，强调道成肉身事件“个体”的层面，而“合一本性”侧重第二实体层面的联合，强调人世救赎的普遍意义，两者是对道成肉身事件不同角度的表达，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知道，在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中，一个基督“是被宣布在两个性体内不混淆地、不变更地、不分开地、不可分开地结合的；此结合不去除两个性体的区分，反而两个性体的特征被保存，集合到一个位格（Prosopon）及一个自立体（Hypostasis）；这位独生子、天主、圣言、主耶稣基督，不是分开或分离的两个位格，而是合成的同一位”⁽³⁷⁾。我们看到，与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相比，一方面，虽然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使用“本性”，但他的“合一本性”中仍然保留了两个本性的完整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离、没有分隔；另一方面，虽然他使用“本体”，但他的“本体合一”并不是两个位格联合。亚历山大圣济利录实际上强调了道成肉身事件在“本性”、“本体”、“位格”上的三重性。这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思想实际上是不乏精准的。

三、“合性论”基督论深化对“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的理解

加采东大公会议客观上造成了大公教会的第一次分裂，究其原因，不外乎非加采东教派坚持认为加采东大公会议未能完整接纳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基督论思想。因而，在20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中，当非加采东教派的东方教会与加采东教派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合性论”中实现神学和解时，加采东大公会议被认为重申了厄弗所大公会议决议，⁽³⁸⁾而“合性论”被认为能够深化对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的理解。

加采东大公会议在修订信经时，确认了尼西亚大公会议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确立的信仰原则，认同亚历山大圣济利录致奈斯多利（Nestorius，386-451）及东方主教们的书信，接受罗马教会总主教良一世（Sanctus Leo，400-461）的书信《良一世第一卷书》，在基督内的两个本性上，它写道：“我们众人跟从了教父们一致同意，要宣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同一个子：具有完全的天主性，具有完全的人性，真天主而又是真人，即具有理性的灵魂与身体的真人……同一个基督、独生子及主，祂是被宣布在两个性体内不混淆地、不变更地、不分开地、不可分开地结合的；此结合不去除性体的区别，反而两个性体的特征被保存，集合到一个位格（Person）及一个自立体（Hypostasis）。”⁽³⁹⁾我们看到，与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相比，完全的天主性、完全的人性，真天主而又是真人，两个本性内不混淆地、不变更地、不分开地、不可分开地结合，结合而不去除本性的区分，两个本性集合到一个位格等等，这些基本的神学原则也是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思想中极力论证和维护的。同时，普世合一对话中也在

(37)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加采东大公会议的信经”Jiacaidong Dagong Huiyi De Xinjing [The Chalcedonian Definition of the Faith]，《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Gongjiaohui Zhi Xinyang Yu Lunli Jiaoyi Xuanji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rebus fidei et morum]（台北Taibei：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2013），148。

(38) “First Unofficial Consultation Agreed Statement,”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Orthodox Dialogue, 1998), 48.

(39)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Furen Shenxue Zhuzuo Bianyihui [Fu Jen Theological Publication Association]，“加采东大公会议的信经”Jiacaidong Dagong Huiyi De Xinjing [The Chalcedonian Definition of the Faith]，《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Gongjiaohui Zhi Xinyang Yu Lunli Jiaoyi Xuanji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rebus fidei et morum]（台北Taibei：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2013），147-148。

反覆重申这些基本的神学原则。(40)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合性论”基督论思想还能够深化对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的理解,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如果说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侧重于定义道成肉身后耶稣基督所具有的属性与状态,“合性论”思想则表达出了道成肉身的动态过程。如前所述,“合性论”思想中包含着“本性”、“本体”和“位格”的三层次结构。在一个“位格”耶稣基督内,一方面,“天主性”与“人性”联合为“合一本性”;另一方面,“圣言”与“肉身”联合为“合一本体”,因而,道成肉身事件在时空中的动态性都在“合性论”中得以表达。而这种变化在普世合一运动的对话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在词汇使用上普世对话继续强调“本性”、“本体”与“位格”之间的区分。一些声明中的表达如,“第二位格的一个永恒本体”(41)、“我们的教父并没有交替使用本性与本体,将其混为一谈”(42)。又如,普世对话中也强调“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一些表达如,“当我们谈论主耶稣基督的合一本体时,我们不是说在耶稣基督内‘天主性’与‘人性’集合在一起”(43)、“第二位格的一个永恒本体采纳了被创造的人性,并在行动中与他自己永恒的天主性联合”(44)等。

二是如果说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充分表达了一个“位格”内“天主性”与“人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离、没有分隔的双重性,“合性论”思想则表达了道成肉身事件中“本性”与“本体”的另一种双重性,或者说“本性”与“本体”上的两个双重性。在“本性”上,“合一本性”是“天主性”与“人性”的联合,两者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离、没有分隔。这个双重性是“不可言喻、难以被理性理解的”。在“本体”上,“合一本体”是“圣言”与理性灵魂的“肉身”的合一。同样,普世对话中对两个双重性的强调也十分清楚。一些声明如,“双方都说一个联合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离、没有分隔,这四个副词属于我们共同的传统,双方都确信‘天主性’与‘人性’的动态永久性”(45)、“第二位格相同的本体,永恒出生于天主父,在最后的日子里成为人并从玛利亚出生,这是被我们坚信的在谦卑的采纳中本体合一的奥秘——神与人真正的联合”(46)。

四、“合性论”基督论对于汉语神学的启发

汉语神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包含着各种不同层面的含义。而本文指福音在中华文化土壤中深度扎根、实现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界基督教是汉语神学建设的“序曲”。因而,“合性论”思想对于理解汉语神学、建设汉语神学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首先,“合性论”思想是汉语神学建设中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序曲”之一。所谓“序曲”指动态的、平衡的、整体的世界基督教图景为汉语神学建设提供多样性与相似性并存的神学路线。以

(40) 1967年第二次非官方会议的共同宣言、1970年第三次非官方会议的结论摘要、1989年官方会议的联合声明等,都写到这些基本的神学原则。见“Second Unofficial Consultation Agreed Statement,”“Third Unofficial Consultation Summary of Conclusions,”“Agreed Statemen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Orthodox Dialogue, 1998), 49, 51, 60.

(41) “Agreed Statemen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Orthodox Dialogue, 1998), 60.

(42) Ibid, p.60.

(43) Ibid, p.60.

(44) Ibid, p.60.

(45) “Second Unofficial Consultation Agreed Statement,”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Orthodox Dialogue, 1998), 49.

(46) “Agreed Statemen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in Christine Chaillot and Alexander Belopopsky, eds., *Towards Unity: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 (Geneva: Inter-Orthodox Dialogue, 1998), 60.

基督论为例，我们看到，除了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表达的信仰之外，东方教会和东叙利亚教会（景教教会）也各具特色。众所周知，教会历史上，亚历山大利亚学派与安提阿学派之间存在长时间的神学辩论，两位代表性人物是亚历山大的圣济利录与经师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 350-428），他们的神学思想分别奠定了后来东方教会与东叙利亚教会的神学基础。在基督论上，景教文献中用“戢隐真威、同人出世”来表达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问题。“真威”指“神性”、“神威”，而“戢隐真威”则是指“将神性和神威隐藏起来”；“同人出世”指为了拯救世人，“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披戴了人身成了世上的一个人。而景教的教义明显承自经师狄奥多若。我们知道，在554年的一次东方会议上，狄奥多若的《尼西亚信经评注》被确立为东叙利亚教会的权威文献。在狄奥多若参照的《尼西亚信经》中，“独生子”与“长子”的双重称谓被用来凸显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⁴⁷⁾而为了强调耶稣基督人性救赎的普遍意义，该信经采用了“披戴人身、同人出世”的表达，狄奥多若在《尼西亚信经评注》的第五讲里集中对此做了阐述。根据狄奥多若的理解，“披戴人身、同人出世”指独生子为了我们世人，为了救赎世人，而披戴人身、降生成人。狄奥多若的阐述参照了圣经中使徒保罗的《斐理伯书》2章6-11节的内容：“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它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认明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斐2:6-11）根据狄奥多若的评注，使徒保罗在此区分了“天主性”和“人性”，区分了天主的形象和奴仆的形象，区分了披戴者与披戴者。因而，“空虚”、“贬抑自己”指天主性的“隐藏”，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指“披戴人身”甚或“披戴人性”。⁽⁴⁸⁾可以看到，与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基督论相比，东叙利亚教会即景教教会的基督论实质上也隐含着“本性”、“本体”与“位格”的三层次结构，在本性上有“天主性”和“人性”，在本体上有“独生子”或“长子”披戴“人身”，而位格层面则是“景尊弥施诃”。而两个基督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合性论”基督论侧重于“合一”，道成肉身后“天主性”和“人性”都保持了原有的状态和属性；而在东叙利亚教会的基督论中，道成肉身后“天主性”会“隐藏”，即“戢隐真威”。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基督论作为参照，有助于汉语神学对于东叙利亚教会、景教教义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合性论”基督论、东叙利亚教会基督论、以及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表达的信仰，以动态的、平衡的、整体的方式共同构成了汉语神学建设的“序曲”，而前者往往容易被忽视。

其次，如果说“综合创新”可以作为汉语神学建设的基本路线，“合性论”思想作为“序曲”层面的“综合”外，在“创新”层面能够深化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天与人处处体现出和谐一体的关系。方东美（1899-1977）教授在自己的宇宙建筑图中，将这种和谐一体理解为宇宙最高深奥妙境界里的神有无穷的力量发散出来，向下贯注一切。⁽⁴⁹⁾而罗光总主教（1911-2004）将其解释为：“因为万物的生存，彼此相连，合成一个整个的宇宙。所以宇宙中所有的祇是生

(47) Theodore of Mopsuestia, *Commentary of Theodore of Mopsuestia on the Nicene Creed*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imited, 1933), 39, 144.

(48) Ibid., pp.65, 177。相关研究可参见朱东华Zhu Donghua, “尼西亚信经与景教神学”Nixiya Xinjing Yu Jingjiao Shexue [The Nicene Creed and Jingjiao Theology]·《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Hanyu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47, (香港Hongkong: 道风书社Daofeng Shushe [Logos & Pneuma Press], 2017秋), 34-35。

(49) 方东美Fang Dongmei, “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Zhongguo Zhexue Dui Weilai Shijie De Yingxiang [Effect of Chinese Philosophy on Future World]·《哲学与文化》(现代学苑第十一卷第三期) Zhexue Yu Wenhua [Philosophy and Culture 11], No.3,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1973), 2-19。

命·宇宙变化的目的是为生命·宇宙整体的联系也是生命。”⁽⁵⁰⁾华人神学家张春申(1929-2015)将这种处处和谐一体的关系概括为“一体范畴”。在他看来,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圣经文化)的差异开始于表达神秘经验的“象征层次”⁽⁵¹⁾,中华文化在“一体范畴”中表达,而基督宗教文化在“位际范畴”中表达,因而他主张用“一体范畴”补充基督宗教文化中的“位际范畴”从而建立汉语神学。⁽⁵²⁾我们知道,张春申神父的“位际范畴”是对圣经中天主向人类启示时呈现出的“你——我”、“父——子”等“面对面”关系的概括。然而,我们发现,除了“位际范畴”外,基督宗教自身也十分强调“一体范畴”的表达方式,典型的代表便是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思想。“合性论”思想在“本性”、“本体”和“位格”的三层次维度中,通过耶稣基督“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的双重结构表达天主与人的和谐一体关系。就此而言,“合性论”思想能够深化和丰富“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深化与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合性论”思想在“本性”层面实现的救赎具有普遍性,这与方东美教授所言的神有无穷的力量贯注一切、罗光总主教主张的“生命”、“生生”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二是“合性论”思想在表达天人合一时十分强调“本体”的层面,它是“本性”层面合一的实现途径,“天主性”与“人性”的合一在“本体合一”中实现;三是“合性论”基督论还具有“位格”的层次,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位格”耶稣基督,天主与人的合一最终都体现在这“一个位格”之中,他是天与人交往的媒介。因而,在天与人关系的表达中,如果说中华文化是在平面中表达,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合性论”思想将“天人合一”关系表达在三维的整体之中。因而,我们说,“合性论”思想能深化和丰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

综上所述,亚历山大圣济利录的“合性论”基督论思想在实现基督宗教不同教派间神学和解的同时,对汉语神学建设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合性论”基督论作为参照,有助于深化对东叙利亚教会、景教教义的理解,是汉语神学建设中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序曲”之一;另一方面,“合性论”思想能够深化和丰富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说,在基督宗教的中心从欧美转向世界的今天,“合性论”基督论思想应是汉语神学建设的应有之义。

(50) 罗光Luo Guang·“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神” Zhongguo Zhexue De Texing He Jingshen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s of Chinese Philosophy]·《哲学与文化》(现代学苑第十一卷第三期) Zhexue Yu Wenhua [Philosophy and Culture 11], No.3,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1973)·21。

(51) 张春申将宗教形成的一般解释表达在三个层次上:一是最基本的、不易说出来的“经验层次”;二是表达神秘经验的“象征层次”;三是将宗教中的经验、神话、礼仪统一的“制度层次”。见张春申Zhang Chunshen·“教会与救援” Jiaohui Yu Jiuyuan [Churches and Rescues]·《神学论集》 Shenxue Lunji [Collection of Theology of Fujen University], No.24,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1975夏)·284-287。

(52) 张春申Zhang Chunshen,“位际范畴的补充——中国神学的基本商榷”Weijifanchou De Buchong——Zhongguo Shenxue De Jiben Shangque [Supplement of Person Form: Discussion of Chinese Theology]·《神学论集》 Shenxue Lunji [Collection of Theology of Fujen University], No.32, (台北Taipei: 光启文化事业Guangqi Wenhua Shiye [Kuangchi Cultural Group],1977夏)·313-331。

English Title:

***Miaphysit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umenism: Reinterpretation of St. Cyril of Alexandria's Christology**

Tan Zemin

Ph.D. candidate, Academy of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tan_zemin@163.com; Tel:8618872780107

Abstract: *Miaphysitism*, originating from the well-known phrase used by St Cyril of Alexandria, *mia physis (or mia hypostasis) tou Theou logou searkomene*, is most basic, central, and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Oriental Churches, that is Non-Chalcedon Churches, and Chalcedon Churches under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d is the theological basis for theological reconciliation and reunification of the two sides after more than ten centuries of separation since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key words “physis” and “hypostasi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mia physis* (natural union) and *mia hypostasis*(hypostatic union) in detail,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nd explore the reason of the theological reconciliation and reunification between the Oriental Churches and Chalcedon Churches. In the last part,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Miaphysitism* to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eology.

Keywords: *Mia physis*, *Mia hypostasis*, The Chalcedonian Definition of the Faith, Chinese Theology